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尚書論略

陳柱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尙書論略

陳柱著

國學小叢書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子種

總編纂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編主五雲王
庫文有萬

種千一集一第

略論書尙

著柱陳

路山寶海上
館書印務商 者刷印兼行發

埠各及海上
館書印務商 所行發

版初月四年九十國民華中

究必印翻權作著有書此

The Complete Library
Edited by
Y. W. WONG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SHU-KING

By
CHEN CHU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Shanghai, China
1930
All Rights Reserved

尙書論略

吾國之記載，最古者莫如尙書。世界之記載，最古而最完備者，亦莫如尙書。是故，凡欲研究世界之文化者，不可不讀尙書。況生於其國，而欲研究其國之學術者乎？不特此也，研究高深之國學者，固不可不讀尙書。然欲得國學之常識者，又豈可以不讀尙書乎？雖然，尙書豈易讀哉？近儒陳衍曰：『治尙書，當先辨古今文，』然辨古今文又豈易言哉？王先謙云：『國朝指清朝，今引其原文，不復追改。諸儒，挾僞扶經，既美且備；惜其散而無紀，尋繹爲難。』學者束髮受尙書，垂老而不能明真僞古今之辨，豈不哀哉？夫卽此真僞古今之辨，已如是其難；況治尙書之事，尙不止此邪？今特以治尙書者應知之事，略爲有統系之陳述，庶使學者易明而已。凡其所論，大要如下：

一 尙書之起源

二 尙書之刪述

尙書論略

三尙書之定義

四尙書之今古文

甲伏生之今文

乙孔安國之古文

丙河間獻王之古文

丁張霸之僞古文

戊梅頤之僞古文

己馬鄭注古文之亡

庚先儒僞古文之辨

辛辨近人謂孔安國無古文之說

五伏孔皆有古今文

六書序百篇之真僞

七 尙書之價值

八 研究尙書之步驟

九 結論

此其大略矣。以下不復標舉細目；學者覽其終始，則自能釋然耳。

夫尙書何自始乎？漢書藝文志云：『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故書之所起遠矣。』藝文志本於劉歆之七略，而班書五行志引劉歆說云：『虞羲氏繼天而王，受河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賜雒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蓋謂聖人法河圖而爲卦，法洛書而爲書，書即尙書之書，此不足信之說也。夫河圖洛書，姑勿論其事之爲古人寄託；藉令有之，當亦不過觀鳥獸蹄迹之迹之類。謂觀鳥獸蹄迹之迹，而晤造書契則可；謂鳥獸蹄迹之迹，即書契則不可。謂觀河圖洛書，而知畫卦造文字則可；而謂河圖洛書，即八卦，即文字，則不可。夫以洛書爲文字尙不可，況以洛書爲尙書體之書乎？洛書非尙書體之書，則洛書無文理，聖人何從效之，而爲尙書乎？若以謂河圖洛書，是有文字之始，故引之云爾。然何不引庖羲之王天下，仰觀象，俯觀法，以畫八卦之事，而必引洛書乎？知劉班蓋以洛

書有書，爲與尙書同類，故引之矣。且自黃帝之史倉頡造書契以來，亦當有書矣；豈始於夏禹之得洛書乎？周禮：『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左傳云：『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邱。』鄭玄注周禮：外史三皇五帝之書，謂卽三墳、五典，是鄭以三皇有書矣。而左傳疏引賈逵注則云：『三墳、三王之書，五典、五帝之典，八索、八王之法，九邱、九州亡國之戎。』賈以三墳爲三王之書，是賈以五帝始有書矣。然如賈說，不應三墳在五典之上；且周禮爲周初之書，而周禮外史猶及掌之，則三皇豈得無書乎？則賈說非也。然或謂賈注三王，宋本作皇，若然，則賈鄭同矣。或據援神契說，以爲三皇無文，三皇豈得有書乎？斯又當有說。予意有文字卽當有記識，易稱『庖犧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則當時當已略有記識矣。故管子云：『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十有二焉。十有二者：無懷氏、庖犧氏、神農、炎帝、黃帝、顓頊、帝嚳、堯、舜、禹、湯、周成王也。然則宓戲之前已略有記識矣；不然，則封禪將何稱焉？尙書大傳云：『遂人以火紀，故託遂皇於天；伏羲以人事紀，故託戲皇於人；神農悉地力，故託農皇於地。』三皇之說，紛紜甚矣，要以斯言爲較可信，何也？以其言五帝爲黃帝、顓頊、帝嚳、堯、舜，而與五帝德及史記相合。伏生去古未遠，當有所本也。凡物必有所權輿，倉頡之造書契，雖謂觀鳥

獸蹄迹之跡；然近則神農之結繩，遠則伏羲之八卦，實爲倉頡書契之所本。然則宓戲之畫卦，或當有本於遂皇，亦非必無之事也。然則謂三皇已有記識，豈得謂之謬乎？然而謂此時之記識，卽謂之書，可乎？以堯典皋謨之簡約，知黃帝時之更簡約矣。黃帝時，以庶業其繁，飾僞萌生，神農之結繩，不足以治之，而後作書契，則宓戲神農之記識，其簡約更可知矣，豈得有如今之尚書者乎？故謂三皇之記識，流而爲尚書，可也；而謂三皇之書，卽無異於今之尚書，不可也。然則周禮所云：『三皇五帝之書，』左傳所謂：『三墳五典，』果何書邪？蓋古來之傳說，而後世所追述云爾。太史公曰：『百家言黃帝，其言不雅馴；縉紳先生難言之，』言黃帝尚如此，則三皇亦可知矣。故孔子刪書，斷自堯典，雖重堯舜之讓，而託始焉；然亦堯舜以前，頗難徵實故也。尚書緯云：『孔子求書，得黃帝元孫帝魁之書，迄於秦穆公，凡二千二百四十篇，以百二篇爲尚書，十八篇爲中候。』此緯書之言雖不足信；然自黃帝以來，文字日滋，人事日繁，年代久遠，則書策之多，附會之衆，孔子刪取之嚴，乃必然之事耳。史記孔子世家云：『孔子之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追跡三代之禮，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穆，編次其事。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足則吾能徵之矣。」然則孔子之時，書雖多，而殘缺者

亦衆矣，故孔子所存，取其足徵者而已。」藝文志以爲孔子纂書百篇而爲之序。又云：「周書七十一篇，自注以謂周史記者。」劉向云：「蓋卽孔子所論百篇之餘也。」則班氏蓋本於劉氏。近儒簡朝亮非之云：「孔子所論，豈百篇已乎？定四年左傳於魯云，命以伯禽，於晉云，命以唐誥，此孔子無不論之者，而序之百篇，今不及焉。」然伯禽唐誥之名，雖載於左氏傳，未足以證孔子刪書，必當存此二篇也。史記儒林傳云：「伏生求其書，亡失數十篇，獨存二十九篇，雖不明言百篇，然以數十合二十九，則亦當在百篇之間耳。」

然則何以名之曰尙書？鄭玄云：「孔子尊而命之曰尙書。尙者，上也。尊而重之，若天書然，故曰尙書。」夫孔子於易，亦嘗尊之矣，曰：「假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然而未嘗尊爲天易也，何獨專書爲天書乎？孔子曰：「天何言哉？」孔子豈以天爲有書乎？王肅曰：「上所言，史所書，」夫史錄君臣，豈惟上之書乎？豈惟言之書乎？簡朝亮駁之是也。僞孔傳敍云：「伏生以古之書，謂之尙書。」簡朝亮亦駁之曰：「書說秦誓，未可概之上古，」則亦是也。然則尙書云者，於何取義乎？簡氏據墨子之說，以謂尙書本舊名，是矣，而未盡也；且亦未能名尙書之義也。予按墨子明鬼篇云：「尙書，夏書，其

次商周之書，以尙與其次對文，以夏書爲尙，以商周書爲次，則尙爲上古之義。尙書云者，猶今所謂上古史，本當時之舊稱，止以名虞夏以前之書，而商周之書，則稱之曰書而已。在昔本自有別，至孔子刪書而總名之曰書。故見於周秦諸書者多稱書，或稱虞夏書。豈言尙書者，至漢則又以秦穆以前爲上世，故總而名之曰尙書。由斯以談，則尙書之名，乃上古之義，僞孔之說得之。尙書之名，不起於伏生。簡氏之說得之。然而以今之書爲尙書，則始於漢僞孔之說，亦非盡誣也。惟鄭氏尊若天書之說則妄耳。

漢書藝文志曰：『昔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故春秋分爲五，詩分爲四，易有數家之傳。』夫詩、春秋、易之異者，傳說異耳，文字異耳，而經之本未嘗大乖異。惟尙書則不然，自漢以來，凡爲尙書者，有今文古文之異焉，古文之中，有真古文僞古文之異焉，篇數之多寡有異也，篇卷之離合有異也，此學者所當明辨者也。所謂今文者，蓋始自伏生，而所謂古文，則始自孔安國。史記儒林傳云：

『伏生者，濟南人也。故爲秦博士。孝文時欲求治尙書者，天下無有，乃聞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乃詔大常，使掌故朝錯往受之。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

起，流亡，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卽以教於齊魯之間，學者由是頗能言尙書。諸山東大師，無不涉山東以教矣。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歐陽生教千乘兒寬。兒寬既通尙書，以文學應郡舉，詣博士受業，受業孔安國。張生亦爲博士，而伏生孫以治尙書徵，不能明也。自此之後，魯周霸，孔安國，雒陽賈嘉，頗能言尙書事。孔氏有古文尙書，而孔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尙書滋多於是矣。」

漢書藝文志云：

『秦燔書禁學，濟南伏生獨壁藏之。漢興亡失，求得二十九篇，以教齊魯之間。訖孝宣世，有歐陽大小夏侯氏立於學官。古文尙書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尙書及禮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於學官。』

此今文古文之分也。班氏漢書比史記爲詳。然謂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事，宜從閻若璩訂正爲景帝時。閻氏云：

『論衡云：「孝景時，魯共王壞孔子宅，」較漢志武帝末三字則確甚。何也？魯恭王以孝景前三年丁亥徙王魯，徙二十七年薨，則薨當在武帝元朔元年癸丑；武帝方卽位十三年，安得云武帝末乎？且恭王初好治宮室，季年好音，則其壞孔子宅，以廣其宮，正初王魯之事，當作孝景時三字爲是。』

至云孔安國獻之，亦當從朱彝尊訂正爲孔安國家。朱彝尊云：

『司馬遷受書於安國者也，遷爲孔子世家，稱安國蚤卒。而遷自序云：「予述黃帝以來，至太初而訖，是安國卒在太初前；若巫蠱事乃征和二年，距安國沒久矣。漢紀言古文尙書者，與漢志同所異者，惟曰：武帝時孔安國家獻之，則知漢書脫家字爾。』

如此，則世所疑年代不相及之說，可以解其惑矣。孔安國古文之外，尙有河間獻王之古文，漢書景十三年傳云：

『河間獻王德，修學好古，實事求是，從民得善書，必爲好寫與之，留其真，加金帛，賜以招之；繇是四方道術之人，不遠千里，或有先祖舊書，多奉以奏獻王者，故得書與漢朝等。獻王所得書，皆古

文先秦舊書，周官尙書禮記、孟子、老子之屬，皆經傳說記。」

據此，則河間獻王復另有古文尙書矣。近儒王國維以謂獻王與魯恭王本係昆弟，獻王之薨，僅前於恭王二年，則恭王得書之時，獻王尙存，不難求其副本，故河間之尙書及禮，頗疑卽孔壁之傳本。然予竊頗以爲不然，蓋漢書明言民間有先祖舊書，多以奏獻王。又云：「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則其爲先秦舊寫本，而非出自孔壁明矣。漢去周秦未遠，秦雖燔書，然民間好書而藏之者，當不止伏孔二壁中，則古寫本之久而間出，亦非必無之事也。然獻王之本，亡於何時，則不可復知矣。若孔安國之古文，則既不得立於學官，遂亦不能盛行於世，於是有張霸者，僞爲古文尙書。漢書儒林傳云：

「世所傳百二篇者，出東萊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爲數十；又采左氏傳書敘爲作首尾，凡百二篇，篇或數簡，文意淺陋。成帝時，求其古文者，霸以能爲百兩徵，以中書校之，非是，霸辭受父，父有弟子尉氏樊並，時大中大夫平當，侍御史周敞，勸上存之；後樊並謀反，迺黜其書。」

而王充論衡正說篇亦云：

「孝景帝時，魯恭王壞孔子教授堂以爲殿，得百篇尙書於牆壁中。武帝使使取視，莫能讀者，

遂祕於中，外不得見。至孝成帝時，徵爲古文尙書學，東海張霸案百篇之序，空造百兩篇，獻之成帝；帝出祕百篇以校之，相不相應，於是下霸於吏。成帝高其才而不誅，亦惜其文而不滅，故百兩之篇傳在世間者，傳見之人，則謂尙書本有百兩篇矣。」

論衡與漢書略有不同，然可以訂正後人之誤解漢書。如漢書云：「周敞勸上存之。」師古云：「存者立其學。」而論衡云：「亦惜其文而不滅。」則存者不滅之謂，非立於學官也。旣明知其書之非，而欲誅其人，忽又立之於學，寧有是理邪？

張霸之書，其遺文僅見於論衡，魏晉以來，未見稱述，孫星衍所謂蓋亡於漢者也。漢書云，出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爲數十，又采左氏傳書敍爲作首尾，則與今日之僞孔，當亦無大異耳。孔安國之古文，得多十六篇，不立於學官，雖不盛行於時，然其書亦藏之祕府。漢志謂孔安國獻之，論衡謂武帝使使取視，莫能讀，遂祕於中。曰，獻之，曰，取視，爲說不同；然謂其書之入於祕府則一也。或取視而因以獻之，故記事者兩岐也。漢書云：「以中書校之。」論衡云：「出祕百篇校之。」則成帝時，孔氏古文猶在祕府也。孔氏古文雖祕於中，外不得見，然孔氏以今文讀之，亦傳授不絕。漢書儒林傳云：

『安國爲諫議大夫，授都尉朝，而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都尉朝授膠東庸生，庸生授清河胡常少子，常授號徐敖，敖授王璜、平陵塗惲、子真，子真授河南桑欽君長。』

此前漢傳古文尙書之見於史者之大略也。後漢書儒林傳云：

『魯人孔安國傳古文尙書，授都尉朝，朝授膠東庸譚。

尹敏初習歐陽尙書，後受古文。

周防師事徐州刺史，蓋豫受古文尙書。

孔僖魯國魯人也，自安國以下，世傳古文尙書。

楊倫帥事司徒丁鴻，習古文尙書。

扶風杜林傳古文尙書，林同郡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玄注解，由是古文尙書遂顯於世。

又杜林傳云：

「林博洽多聞，東海衛宏長於古學，見林闡然而服。濟兵徐巡始師事宏，後更受林學。林前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尙書一卷，常寶愛之，出以示宏等曰：『林流離兵亂，常恐斯經將絕，何意東海衛子濟南徐生，復能傳之，是道竟不墜於地也。』古文雖不合時務，然願諸生無悔所學。」

又賈逵傳云：

「逵父徽，受古文尙書於塗惲；逵悉傳父業，數爲帝言古文尙書。」

此後漢傳古文尙書之見於史者之大略也。是孔安國古文，兩漢之儒，未嘗無傳者也。惟漢儒重師承，逸書十六篇，馬融謂本無師說，故不爲作注，其後遂以亡；於是乎東晉之僞古文，遂應時而出矣。隋書經籍志云：

「後漢扶風杜林傳古文尙書，同郡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玄亦爲之注；然其所傳，惟二十九篇；又雜以今文，非孔舊本，自餘絕無師說。晉世祕府所存，有古文尙書經文，今無有傳者；及永嘉之亂，歐陽大小夏侯尙書並亡。至東晉豫章內史梅賾，始得安國之傳奏之時，又闕舜典一篇；齊建武中，吳興姚方興於大航頭得其書，奏上，比馬鄭所注多二十八字，於是始列國學。梁陳所講，惟